达州晚报
凤凰山
都市慢生活
星期二
2024年11月5日
□主编：郝　良
□编辑：杨[illegible]
□美编：王万利
巴山夜雨
邮箱：3213456266@qq.com
07版

老报纸

□李晓（重庆）

在我们这座城市里，有一位七十来岁的老头儿，人很普通，面色肃穆，衣着大多深色发旧。他眉骨凸起，有几根长眉毛誓不罢休地蹿出来向外生长，那花白的头发，远远望去如撒满了霜。

他就是老王，是城里的一缕月光。他在城市里有一书屋，两万多册书是他用大半辈子时间藏购的。在媒体记者的报道中，老王的书屋是一个旧时光陈列馆。让我们去看看老王的书屋里有些啥，民国年代的教本、抗战时期的报纸、中国古代小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的世界名著，以及某位老先生自费出版的古体诗词集，一位退休老奶奶戴着老花镜用毛笔誊写的家谱，一本发黄的《罗米欧与朱丽叶》被摩挲得起皱卷边……

而今，老王在书屋里低价出售这些旧书，有各路淘书者挑挑拣拣地购买，也有城市里的民工，东张西望地来到书屋，靠在堆满旧书的墙边简单打个盹。老王总要目送着淘书者消失在视野尽头，他感叹地说，在这里等着有缘人光顾，为的是让书的寿命更长一些。

这样的书屋，一个在故纸堆里顽强生长的角落，是城市里的一块寂静绿洲。偶尔凝望一眼，会有一层薄薄的青苔浅浅地覆盖在灵魂里，温润着蔓延。

去年冬天，我在档案馆看到了几张民国时期的老报纸。翻开报纸，粉尘呛鼻，故纸气息扑面而来。纸张已泛黄，变得薄脆，但印刷的字体尚清晰。那报纸的刊名，是孙中山先生题写的，望着那敦厚的字体，孙先生的音容笑貌如在眼前。

在那些民国时期上海出版的报刊上，我看到了宏大的叙事，比如救国的硝烟，热血青年上街抗议的声浪。也有市井老墙下，鸡飞狗跳油烟滚滚热气腾腾的生活，在文字里被描述得活灵活现：某条马路上昨天出现劫匪，鸡瘟来袭，乡下王老五用土枪打死一头伤人的野猪，一对鸽子为亡人守灵……还有名目繁多的广告：置业声明，布匹、咖啡厅、麻风药丸、航空机票、齿科广告，电影预告，等等。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一份报纸上，还有一对新人醒目的婚庆广告，新郎姓马，新娘姓朱，竖排的繁体字，“千里姻缘，天作之合，施先生、许先生、黄先生、姚先生同贺”，想来是这四位好友出的广告费。在发黄的老报纸上，我甚至嗅到了当年上海滩喜宴的气息。

这些老报纸，让我耳旁隐约传来当年那些奔跑在大街上的报童稚嫩而恳求的声音：“先生，本埠特大新闻，买一份吧，买一份吧！”那些长衣长衫或西装革履绅士派头十足的先生，回过头来，施舍一般抛下钞票，买下一份报纸，坐着黄包车扬长而去。小时候，我在县城电影院看过一部老电影，一个叫作三毛的流浪孩子，在街头叫卖报纸，一位穿旗袍的女子，爱怜地摸着三毛光溜溜的头。那慈眉善目的女子，买下了三毛手中的报纸，还多给了他几张钞票。三毛仰头望天，呆呆地不说话，不知道是感动来得太突然，还是有什么东西哽在了喉头。在求一口饭吃的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世态炎凉冲击着这个幼童，老天慈爱，让他也感受到了一缕暖流。

我在城里的忘年交郑先生，是一个收藏旧书旧报的人。郑先生先后搬了几次家，屋里收藏的书报，每次都成为他首先要搬运的宝贝。我去他家拜访，满满一屋旧书老报，一股浓烈的旧时光味道扑鼻而来。

一张安卧在郑先生老宅里的老报纸上，我看到了一张老照片，一位穿西装的男子，目光深沉，正在海船上看一张报纸。那是郑先生的爷爷，在滚滚潮声中从新加坡回国了，因为他看到发行到了新加坡的华文报纸上，救国的呼声响彻云霄。

我陪同一位老者去城郊一处废弃的院子，那是20世纪40年代一家著名的报馆。当年一些如雷贯耳的人，就在那里进进出出。那时，报社还被称为报馆。可惜，除了几面斑驳的土墙，啥也没有了。留下的，只有我对当年老报纸的一点想象：灯火摇曳，报人们彻夜不眠，如接生婆守候初生婴儿的到来，当他们凝视着一沓沓散发着油墨香的报纸时，晨曦擦亮了天幕，他们的倦容也瞬间被照亮。当年的报纸，成为一份份留存于历史的草稿，在那些故纸里，也有着一些人沉重的呼吸声穿越迢迢时光而来，均匀地在怀旧者的耳畔响起。

故纸，从岁月的封面上缓缓褪下，却在看不见的封底，成为永远的怀念。故纸，是袅袅乡愁里漫天飞舞的一页。

湖水（外一首）

□张步伐（四川）

湖水这面镜子
厚了一层水银
额上的波纹
照得更加清澈

一颗石子
打碎的宁静
漫入稻茬的空心
麻雀被空阔围追堵截
季节顶着一粒微霜
在子夜游走

试着将一片羽毛安插于心
随之而来一阵鸣叫
将目光一再拉长
并缀上晶莹的水滴
朦胧了故乡的远山
以及河流的背影

秋夜

秋天打上许多的括号
填空成了必做的题目

为了区别醒目的答案
斑斓的色彩纷纷而上

月亮太寂寞
簌簌掉下清辉
瘦了单薄的身影

空洞的夜里
一双醒着的耳朵
四处找寻犬吠　鸡鸣

叶子又在飘落（外一首）

□郎英（四川）

窗外
西风又起
脱离枝头的树叶
以蝶变的姿态
祭祀飞翔的技艺
寻找栖息的巢穴

云朵
把蓝天布满了斑驳
络绎不绝的殷红
从一根枝丫
跳到另一根枝丫
在血液里行走的画面
无声地叠落成一堆过往
不再纠缠来世的风

慷慨没有设置陷阱
命运的公正
如楚河与汉界的分水岭
绿了一片
又白了一山

伫立在林子边

落叶片上
生命的脉络
可以警醒世人的眼睛
枯草蓬蓬
用脆弱的头顶托举秋天
耗费了最后一丝力气
丝状的风
时而穿过丛林
意欲拐走大树的每一个孩子
就像那年秋天
拐走我母亲的魂魄一样

昔日照进林子的那一抹斜阳
也吝啬地躲了起来
一只小雀啁啾
打破了如水的光阴
更有桂花散动着言辞
撬开我心中的门锁

捧起一缕香的飘浮
在天空笼罩的能量之中
紧系我的灵魂
还有那暗藏身后的情意

阅读副刊精品，请扫描二维码，关注南门口微信公众号。

人间烟火气　尽在南门口